

莫道才 主编

观
讲
文
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骈文观止

莫道才 主编

莫道才 莫山洪 胡军生 张 璞 选评

（本书由莫道才、莫山洪、胡军生、张璞四人合著，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文化藝術出版社

骈文观止

莫道才 主编

莫道才 莫山洪 胡军生 张璞 选评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卫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 字数 550,000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5039-1513-7/1·663

定 价：38.00 元

序

孙昌武

道才副教授曾是我的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即好学深思，刻苦谨严，已在朋辈中崭然现头角。毕业后回到家乡广西执教，不断传来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的消息。工作十年间，他潜心于骈文的研究，有《骈文通论》等著作问世，卓然成一家言，在学术界已广有影响。这次他主编成《骈文观止》贡献给读者，也是他在研究中的又一新成果。

骈文之受到讥评，它在唐宋之后被“古文”所取代，自有其理由。但骈文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具有相当的价值，也是应当充分估计的。这有道才等人的著作在，无庸在这里赘述。我只想指出道才主编的这部具有一定规模的骈文选本，在当前是十分适用和必要的，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弘扬祖国文化，继承文化遗产，骈文是其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更不应忽视骈文。特别是当前在校读书的学生，学习有关骈文的知识，需要有作品来参考。旧有的选本已不太适用，在浩如烟海的总集、别集里搜寻实际上不可能，迫切需要新的选本。道才主编的这个选本具有相当的规模，无论是做为一般的读物，还是供学生在学习中参考都是适用的。

第二，骈文中有一部分是思想内容上有积极意义的文章。唐宋以来，骈文普遍受到“雕琢”、“绮靡”或“形式主义”、

“唯美主义”等讥评，这种看法之片面，人们是越来越清楚了。事实上，如伟大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就是用骈体写的；一代名臣魏征、陆贽的千古以来感奋人心的章疏也是骈文；至于六朝直到近代文人们精美的骈体文章更是数不胜数。道才这部选本正选录了这类作品。人们阅读这部选本自会有所收获。

第三，骈文高度发挥了使用汉语文的技巧。柳宗元所谓“骈四骊六，锦心绣口”，本是出于讥讽口吻的，但实际上“骈骊”的“锦绣”文章是把汉语文特有的功能（方块字组成的整齐句式，对仗，谐韵，使典用事等）化作了文字技巧，并把它们发展到了极致。写得好的骈文精美绝伦，既有写作中借鉴的价值，又可供艺术欣赏。道才的选本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

选文难，选骈文更难。文章多，又缺少借鉴，其中的甘苦选者当最能明了。我们应当感谢道才等人作了这样艰苦而又枯燥的工作，也应感谢出版社负责人有眼力、有魄力出版这样的书。

前　　言

莫道才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中，有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文学样式，这种文学样式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伴随中国古代文化走过了二千年，并且在历史上曾经主宰文坛。人们对这种文学样式有过是非非的评说，这种有些令人神秘、有些难以欣赏，却不能回避的文学样式就是骈文。

—

骈文这一名称是清代以后才使用的。在近代还没有统一使用“骈文”这一名称之前，关于这种文体的名称很多。它的名称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人们当时的认识及文学观念，也受它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的影响。

在西汉时期诞生了一种名为“连珠”的文体写作方式，这种始创于扬雄的文体，其实就是简短的骈文。在当时的文士中盛行习作连珠以为作华丽的公牍文书而作准备的现象。王瑶先生指出这种连珠“成了骈体的滥觞”，“从连珠的文字组织看来，就是简

短的骈文”。^① 明人吴讷也曾指出：“其体则四六对偶而有韵”^② 所以，从骈文的发展史来看，连珠是骈文的一个分支。这样看来，“连珠”可以被看作是最早有关骈文的一名称，虽然它还不是指称所有骈文的名称。骈文在魏晋以后逐渐成为最流行的时文，举凡公牍、私牍及抒情描写文章均多以骈体来写，这样骈文成了时文，其与散体古文的差别也越来越突出。于是当时人们习惯上均以“今文”、“今体”称骈文，这有梁简文帝萧纲的《与湘东王论文书》为证：“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③ 这种习惯之称直到唐五代还使用。在齐梁之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以“丽辞”称骈文，当时这一名称的文体概念还不十分明确，但主要是针对骈文而谈则是无疑的。自中唐柳宗元以“骈四俪六”^④ 概括骈文的句式特征后，从李商隐开始用“四六”称骈文，^⑤ 到宋代以“四六”或“四六文”作为骈文的名称十分普遍。这是因为四六句作为骈文的典型句式已为人们接受，人们便以这种典型句法之称来指代骈文了。但事实上宋代骈文并非只用四六句，而是更喜用长骈句。这样以四六来概括骈文总是有些不够周全。特别是到了清代，骈文中的性灵之作渐多，夹用散体的情形也渐多，而以散体之文气运骈偶之辞的作品更是叠见。于是到清代对骈文的称谓就有新的名词，如骈俪文、俪体文、骈体文、丽体、骈俪、偶体、骈文等。到了近代，逐渐约定俗成用“骈体文”及其简称“骈文”。

① 王璠：《徐庾与骈体》，《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吴讷：《文章辩体序说》。

③ 《南史·庚肩吾传》。

④ 《乞巧文》。

⑤ 《樊南甲集序》。

二

论骈文首先要对其作出一定的界说。

虽然以“骈文”概称这种文体很晚，但之所以这一名称为人们所接受，说明它反映了这一文体的某种本质。许慎解释“骈”字为“驾二马”^① 这是根据当时生活中的交通工具来解释的。这里暗含的成双成对之意已在“骈”字的声符“并”中包藏了，根据对早期甲骨文中“并”字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并”字中已有“象连结二人相并立之形”^② 之意了。而对仗在骈文的诸种艺术特点中最具本质意义。骈文之所以成为人们所认可的一种独特的文体，就在于它基本由对仗句子组成。至于用典、声律、藻饰等特征在判断是否骈文中不具根本特质。因此，我们所称的骈文就是基本由对偶的修辞句子组成的文章。骈文这一概念实质就是从修辞角度划分的散文类别概念。骈文的对仗一般应体现在四个方面：

1. 字数的基本对等；
2. 意义的基本对举；
3. 词性的基本对称；
4. 结构的基本对应。

如果我们认可了这一内涵，那么我们也就确定了骈文的外延。只要是用对偶文辞构成的散文均可视为骈文，而不论其所标示的古代文体细类是什么，象赋、论、序、书、启、章奏、表、疏、檄、诔、碑、祭文、铭、箴、赞等等古代传统的文体，只要

① 《说文解字》。

② 徐中舒：《甲骨文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其篇章基本上用对偶文辞构筑，那么就是骈文；反之，就不是骈文。所以，赋中用对偶文辞构筑的骈赋（包括骈体律赋），均可视为骈文。

三

骈文与散体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句子具有模式化的特点，就是说它在字数上形成了一套可替换内容的固定格式。概而言之，骈文的句型模式可分为齐言单联型、齐言复联型和杂言复联型三类。

一、齐言单联型

每联由整齐对称的两句组成，称为齐言单联型。如双三式、双四式、双五式、双六式、双七式、双八式、双九式等等。这其中最常用也是最典型的是双四式和双六式。

双四式是出句四言对句四言的句型。如鲍照《芜城赋》中的两句：

{ 东都妙姬，
南国丽人。

双四式节奏为二、二式节奏，偶字顿，整齐而有顿挫之美，四字一间歇，适宜于阅读，故成为骈文最常用的句型。

双六式是出句六言对句六言的句型。如王勃《滕王阁序》：

{ 临帝子之长洲，
得天人之旧馆。
{ 山原旷其盈视，
川泽纡其骇瞩。

双六式节奏有一、二、一、二式和二、二、二式两种，分别见上例。六言句有了三个节奏或四个节奏，节奏的丰富性与舒缓性加强了，还

可以奇偶顿结合。这样与双四式句型结合使用，在节奏上可以使短节奏顿与较长节奏顿互为补充，在阅读上更为自然而可调剂。因此，四六句便在人们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中成为了基本句式。

二、齐言复联型

齐言复联型是在单联句型基础上的创造。在语意上两对双式结构才组成一个语义整体，这就是齐言复联型句式的特点。一般有四四式、六六式、七七式、八八式和四四四式等几种，以四四式和六六式较常用。

四四式是出句为两个四言句、对句亦为两个四言句，共四句四言句组成的对仗句子。如骆宾王《和闺情诗启》：

平子桂林，理在文外；
伯谐翠鸟，意尽行间。

四四式比双四式在语意容量上要丰富得多。

六六式是出句为两个六言句，对句亦为两个六言句，共四句六言句组成的对仗句子。如宋人方岳《贺李右史启》：

虽莫陪鸳鹭班，肃上宾荣之贺；
傥得与牛马走，愿窥帝典之晖。

这也比双六式在容量上要大得多了。

三、杂言复联型

杂言复联型是齐言句型的变异形态，它是以齐言句型为基础的组合形式。它由长短不同的句子组成。这种杂言的复联形态以四句，（即出句与对句各为两句）为主，以六句（即出句与对句各为三句）为辅。在杂言复联型中，又可根据句子的奇偶组合的不同分为奇言复联型、偶言复联型和奇偶复型三种。

奇言复联型是指出句与对句的内部全由奇言句（三言、五言、七言、九言之类）组成的杂言复联型句子。主要有三五式、三七式、七三式、五七式、七五式、七九式、三三七式、三三九

式和三五七式等形式，如三五式可以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为例：

|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
|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偶言复联型是指出句和对句内部全由偶言句（四言、六言、八言之类，组成的杂言复联型句子。它主要有四六式、四八式、四十式、六四式、六八式、八四式、八六式、四二四式、四四六式、四六四式等十种。其中以四六式和六四式使用最多。如四六式可以王勃《滕王阁序》为例：

|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又如六四式以李商隐《祭全义县伏波庙文》为例：

| 龙伯高之故人，出言有所；
| 公孙述之刺客，相待何轻。

奇偶复联型是指出句和对句为奇言句与偶言句混合组成的杂言复联型句子。它主要有三四式、四五式、四七式、四九式、五四式、五六式、七八式、六五式、六七式、六九式、七四式、七六式、九四式、十七式、三三四式、三三六式、三四四式、四四七式、四七五式、五五四式等二十种。由于它是奇言与偶言的交织，在节奏上更丰富多样。仅以常用的四五式、四七式为例，前者如唐代张说的《洛阳张司马集序》：

| 汉王问策，知帝者之师；
| 楚子闻名，实诸侯之选。

后者如唐代李商隐的《为李贻孙上相公书》：

| 亚夫拒吴，惊东南而备西北，
| 韩信击魏，舣临晋而渡夏阳。

这些句型是构成骈文的基本单位和重要元素。句型的使用具

有一定时代性，可以看出骈文内部的调整、变化与发展。如中唐及唐以后的骈文多用长骈句，就反映了骈文在古文写作思潮的影响下所进行的自我调整。

四

前面我们说过骈文是从修辞角度划分出的散文类别。对仗即是其最大的修辞特征，除此之外还有声韵、典事、藻饰等修辞形态特征。

骈文是由对仗句子联缀而成的篇章。对仗在骈文中是最基本的修辞手法。从语言句法的表面形式上看，对仗可以有当句对、单句对、隔句对及长联对四种。当句对如王勃《滕王阁序》中“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单句对如庾信的《春赋》中“马是天池之龙种，带乃荆山之玉梁”。隔句对如王勃《还冀州别洛下知己序》：“河洛古树，无复残花；洛浦寒烟，空惊坠叶”。长联对如白居易的《征君洪涯子图赋》中的：“矫矫征君，居幽行闻，朗咏尧年之日，栖迟姑射之云；英英时杰，好奇艺绝，窥穷图绘之能，写得隐沦之哲。”

如果从语言词法形式上看，对仗又可分为正名对、异名对、虚字对、叠字对和数字对五种方式。正名对指同类事物的对仗，异名对指不同类（异类）事物的对仗，虚字对指运用虚词的对仗，叠字对指运用重叠词的对仗，数字对指以数字作对的对仗。

如果从音韵技巧上来分，对仗又可分为双声对、叠韵对和双声叠韵对。双声对指连续两个字运用了相同声母的对仗方式，叠韵对是指连续两个字运用了相同韵母的对仗，双声叠韵对则是指双声词对叠韵词或叠韵词对双声词的对仗。

如果从描写角度来分，对仗又有方位对、颜色对、人名对和

典事对四种。方位对即以方位词作对的方式、颜色对即以表示色彩的词作对的方式，人名对即以人名作对的方式，典事对即出句对句均用典故的对仗。

变化多样的对仗形式使骈文在阅读上与感觉上变得丰富多彩。骈文之所以在漫长的岁月中兴盛不衰，就在于对仗这种形式很切合我们民族文化心理。骈文的对仗具有平衡、对称、稳定的效果。这很符合中国人中和的审美观，而对仗在古代还具有赏玩与创造的游戏性，古代文士在对仗的锻炼中获得了娱情的满足。

声韵也是骈文的修辞特征。声韵虽不是骈文必备的修辞手段，却是骈文较常用的修辞手段。骈文声韵的内部形态有三种方式：一是平仄对应关系，二是粘接关系，三是押韵关系。骈文的平仄对应比之于格律诗要宽松，它不要求每一个字都平仄对应，一般只在节奏顿处作处理，而节奏顿也没有固定化，往往根据具体的文句作要求。骈文的粘接关系与格律诗类似，它目的是要在音韵上构筑上下贯通、融合之关系，具体表现在每一联出句的最末一字的平仄格律与上一联对句最末一字的平仄格律相同。如果是复联型句子，则要求出句的第一单句的最末一字须与上一联对句的最末一字平仄相同，并且在复联型对仗内部，出句第二单句的最末一字与对句的第一单句的最末一字的平仄格律相同。这样，通过其平仄格律的同一性而达到了粘接的目的。由于这种粘接关系而相对削弱了每一对仗句的独立性，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这样也就达到了文章音韵既抑扬顿挫又流转畅达的效果。

骈文的押韵关系指押脚韵。它没有固定格式或规则，比较自由、随意，可以句句押韵，亦可间隔用韵，或中间某一部分押韵。它可以一韵到底，亦可轮换数韵，没有多少限制。只有唐代律赋在题后规定多少韵及什么韵，那是科场考试之故，或模拟考场考题之作。骈文声韵的修辞特点使骈文具有诗化的特性，使人

更易于诵读与记忆。

用典事是骈文修辞的又一形态特征。骈文所用典大致可分为两类：事典和语典。用典的方式主要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借用、活用等几种，用典的手法主要有人名引用法、地名引用法、中心概括法、以偏代全法、原文照录法、局部改动法。骈文用典可以说是古代文学用典之极致。之所以从创作者到接受者都喜欢这种修辞方法，是因为用典可以拓展骈文的内在容量，这种内含式拓展丰富了骈文的语义内容，可以起到一以当十的作用。而且这种用典适应了传统文化心理中重经验之表现，有助于显示作者的才学功力。

骈文的藻饰也是一种修辞方法，它包括色彩藻饰，形态藻饰、数量藻饰、比拟藻饰、摹状藻饰、铺排藻饰等角度及手段。这些藻饰强化了骈文的艺术美，突出了华美特性。

五

要完整地了解骈文的面貌不能不了解骈文的历史演变过程。骈文从孕育到形成，从形成到繁荣，从繁荣到衰微，有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在骈文整个历史流程中，有八个阶段，也就是说可划分为八个时期：发轫期、形成期、成熟期、兴盛期、变异期、衰落期、复兴期和消亡期。这个划分基本反映了骈文的流变轨迹和各阶段的相对特点。

发轫期或称萌芽期、或称滥觞期，是骈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是一个前骈文阶段。它的特点是出现了大量的骈句，有的还未连成段落，有的已成段落，它们是骈文的基础，孕育了骈文的产生。正如胎儿之于母体中，是生命过程必经过的起始阶段，不能否认它作为生命整体之一部分的存在。这个阶段就是先秦时

期，在非书面化传播即口头传播时期，为了传播的需要，在口头传播中就有了整齐的对仗句式。这种口头传播的历史遗迹在先秦古籍中还大量遗存。在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乃至《诗经》、《楚辞》中都有不少的骈语存在。这时期的骈偶文辞重骈其意而胜骈其辞。概括各种典籍中骈语的运用数量及方式来看，当时人们已有骈体意识。虽然还没有骈文的完整作品，但它对骈文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骈文的形成期是指从秦朝到西汉这段时期。这里所说的形成，指的是正在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它的形式定型的完成。这个时期，骈偶文辞在文章中由量少到量多，由骈其意到骈其辞，骈体意识由隐微到明显。在这二百来年里，由于歌舞升平的时势需要粉饰太平的文风，这对骈体磨炼词句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骈文这种具有一定贵族气息的文体也需要承平的政治环境，需要崇尚华美的时代风气。西汉骈体的形成正是历史文化潮流的必然。

西汉文章的骈化是通过两条线分别进行的，一是赋的骈化，一是赋之外文章的骈化。就赋的骈化而言，在贾谊、枚乘的赋作中已初露端倪。到扬雄、司马相如手里骈化的规模已相当大。可以说，初步产生了早期的骈赋，虽然显得稚嫩、粗糙，但五官已具备。历代论骈文的学术大家均认定至此可视为骈体文章已粗具形态了，清代的孙梅、吴育，近代的钱基博、瞿兑之，及当代的姜书阁等人都在他们的文章或著作里阐明了这一思想。在赋之外的文章中骈化的过程就更快。因为汉赋由于体制及堆砌字汇的风气影响，骈化的步履受到一定限制，在其它类文章中则可尽情施展其偶对技巧。清代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就选了十来篇西汉文章，说明他也认为骈文当自西汉始。

骈文的成熟期是指从东汉到曹魏的二百年。这是骈文体制

走向成熟的时期，这时期的作家更有意识地运用骈体、组织骈句结构，营构文章的章法、加强文辞的选择。这时期的骈体文章渐渐开始了华丽的趋向，成为六朝至初唐繁盛期骈文的过渡。苏轼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① 是从东汉算起的，他也认为至东汉骈文已成熟并趋向华丽了。班固的《两都赋》比司马相如更重雕饰整饬之美。东汉小赋更是骈赋的天下，只是较自然明快罢了。东汉的杂体文章也更加骈俪化。朱浮、王充、班彪、班固、蔡邕等人可作代表。建安及曹魏时期的骈文作家主要有仲长统、三曹、建安七子、吴质等人。

骈文的繁盛期指从西晋到初唐这四百五十多年的时间。这是骈文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骈文由成熟而日臻完美，其句型逐渐归于四六句为主的范式，文辞日趋精美、华丽，声韵日益讲求，典事愈加泛滥，而骈文作为一种写作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的宠儿、文坛的霸主，垄断了文坛的散文领域，演出了其自身历史上最为自豪的一幕。繁盛期骈文又可分为两晋时期、南北朝时期、隋及初唐时期三个阶段。

两晋的士风以疏淡洒脱著称，但骈文的发展趋向却在体现疏淡洒脱的同时，更见整齐、练达、华丽。在西晋时代即体现出与东汉的不同特征，骈偶意识的普及带来骈文的整炼，预示着向繁盛的转变。这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嵇康、阮籍、刘伶、左思、潘岳和陆机等人。东晋骈文之文风略异于西晋。或者于骈俪中贯注慷慨悲壮之情，如刘琨、卢湛等，或于清丽山水中寄托清虚之境，如郭璞、孙绰等人，此外还有葛洪、桓温和陶渊明等人。

南北朝时期的骈文主要是南朝即宋、齐、梁、陈的作品。南朝所处的江南地区有清绮华艳的文化传统，加之物产的丰庶、风

① 《潮州韩文公庙碑》

光的秀美、以及君王的雅好，于是骈文在这个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刘宋时代的骈文与两晋时期相比于排偶更工整、于文辞更绮丽，于声韵愈注重，于典事尤崇尚，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傅亮、何承天、颜延之、谢灵运、谢惠连、鲍照、谢庄、汤惠休等人。到齐梁时代，骈文又进一步发展，更趋于华丽博赡，深宏雄富，并在声韵方面更有意识追求。南齐时代的作家主要有王融、谢朓、沈约、刘勰等人，梁代的作家主要有江淹、任昉、刘峻、陶弘景、丘迟、吴均、裴子野、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及徐摛、庾肩吾等人，这种文风一直延续到陈代。陈代骈文家以徐陵最有影响。徐陵历经齐、梁、陈三朝，主要创作在梁、陈。与徐陵齐名并称“徐、庾”的是北周的骈文大家庾信。庾信本来也是梁代人，后出使北朝被留，历经西魏至北周灭亡。按惯例算北朝作家。庾信骈文集南北文化特质于一体，融浓丽与刚朴之气于一身，成为骈文文史上的巅峰作家。

隋及初唐骈文延续着其繁盛的局面，主要成就在初唐。代表作家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以“四杰”名世。其中以王勃尤为杰出。初唐骈文对六朝骈文在艺术上继承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使词藻变堆砌而为清丽，使用典故繁縟而为简要，从而使骈文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骈文的变异期是指从盛唐到南宋这段时间。这几百年，骈文由于受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而对自身作了调整，吸收了散体文的优长，对骈文的内部形式作了改良，去华丽而为质实，去典事而为白描，成为具散体之神的骈体，从而使骈文与它的既有面貌有别。这段时间虽有晚唐五代宋初短暂的复旧思潮，但基本上是以一种平实的文风出现的，这是一种变异式更新。这些的代表作家在唐有王维、李白、张说、苏颋、刘禹锡、陆贽等人，在宋有欧阳修、苏轼、汪藻等人。总的来说，唐人尚以抒情、描写取